

云中岳武侠精品

风尘怪侠

异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风尘怪侠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异…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1 号

异 侠 系 列

风 尘 怪 侠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范胜震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8-5/I·087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牧场杀人地	(1)
第 二 章	游神惹娇女	(22)
第 三 章	剑下废追魂	(43)
第 四 章	怪客透秘辛	(64)
第 五 章	荒林屠四狼	(82)
第 六 章	皇皇三牧场	(103)
第 七 章	神龙蛇蝎会	(123)
第 八 章	黑夜现魅影	(144)
第 九 章	怪客遭暗算	(165)
第 十 章	秘卷触目惊	(186)
第 十 一 章	竹棍数易手	(207)
第 十 二 章	摧毁鹰犬窝	(228)
第 十 三 章	要钱又要命	(249)
第 十 四 章	双娇呈艳情	(270)
第 十 五 章	虎穴探幽微	(290)
第 十 六 章	险境连险情	(311)

第一章 牧场杀人地

三月天，江南已是春时节。陕西布政司的中北部，却是解冻后的一段讨厌时日，天气阴晴不定，冷气袭人，皮袄仍然无法脱下，正是乍暖倏寒的季节。

邠州至泾州的官道上，行人稀少，宽阔的官道上空荡荡地鬼影俱无。这条通向西域的古道，经过多次兵燹之后，已经逐渐荒凉。巩昌道取代了这条古道的地位，南西商旅不再利用这条古道，于是这条路上的城镇便日渐凋零萎缩。目前走这一条路的人，大多是往来平凉府的商贩。

黑水河口的停口镇，位于邠州西面四十里，是往来邠州与宜禄镇的中途站，只有四五十户人家，显得冷冷清清。镇中心的街右首，有一家只挂着酒幌子而没有招牌的小酒店，是本镇惟一的食物供应处。

近午时分，艳阳高照，风和日丽，黄泥路面有点泥泞，人行走其中，一不小心便得摔跤。

“啪！啪……”镇东蹄声入耳，一匹健马正以不徐不疾的轻快步度，徐徐驰入镇口的木栅大门，马蹄踏在泥泞的路面上，响声令人心发闷。

马是好马，浑身枣红，毛色光润发亮，胸宽膘圆，十分雄骏。

马上的骑士也够雄俊，有八尺左右的身材，猿臂鸢肩，一双虎掌结实宽大而红润。年约在二十岁左右，生气勃勃而且相当俊逸，脸色红润而且略带古铜色，肌肉刻画着坚毅的线条，生了一双机警灵活锐利的大眼睛，鼻梁挺直，唇角形成十分匀称的弧形，留着稀疏的小小八字胡。其实这不能算是胡，只可说是乳毛。

戴皮风帽，披了老羊皮外袄，内着青紧身，青布夹灯笼裤，快靴。腰上围了一条阔皮护腰，隐隐可看出护腰外围有暗器插口，却没有暗器在内。左肋下悬了一把古旧的长剑，剑鞘斑驳毫不起眼。鞍后带有马包，一看便知是位长途旅客。

镇中居民不多，没有人注意这位旅客。蹄声在酒店前静止，青年骑士慢腾腾地跨下鞍桥，在拴马前挂上缰绳，向迎出的店伙笑道：“小二哥，请替我将坐骑上槽，给上料，劳驾了。”

他取下挂在鞍旁的皮鞘袋和酒葫芦，从容举步掀帘踏入店中，呵出一口白雾，摘下风帽向另一名店伙说：“伙计，来两壶酒，准备些吃的。费心，请别将羊肉送上，贵地的羊肉很可口，但在下吃不惯，牛鸡或野味都成，就是不要羊肉。”

“客官请稍候，小店有的是野味，咱们这儿是山区嘛。”店伙笑答，引青年人入座，忙着张罗茶水。

青年人开始打量店中的光景，目光落在右首壁角的坐头上。那儿，坐了三个粗壮的青年人，一个个粗眉大眼，脸上流露着剽悍粗犷的神色，穿着羔皮外袄，袄尾下露出一段刀鞘。桌面上酒菜摆得满地，吃相可媲美饿狼。那位年长些的大汉，吃相尤其不雅，坐的是条凳，一条右腿翘踏在凳的另一端，右肘顶在膝盖上，大碗酒大块肉猛往口中塞，有时根本不用筷子，伸手便抓。

“可能是本地的地头蛇。”他想。

“砰”一声爆响，一名大汉一掌拍在桌面上，大叫道：“老

七，再烫两壶酒来，他娘的怎么这样慢？你快些行不行？”

店伙老七喏喏连声，惶然地至炉上温水锅内取了两壶烫好的酒送上，赔笑道：“来啦来啦！四爷，还要些什么？”

“要时再告诉你。喂！聂大爷那儿，有空替我去问问，最近咱们有批货色，他如果需要，请他知会一声。”大汉四爷抢过酒壶，一面斟酒一面说。

“好，小的明后天便到聂大爷庄上走走，必定将话传到他那儿。”店伙哈着腰恭敬的回话，对那位四爷敬畏有加。

酒菜送上，青年人一面进食，一面向送菜上桌的店伙信口问：“伙计，这儿离宜禄镇还有多远？”

“还有四十来里，客官刚好赶得上打尖。”店伙答。

“路上好走么？”

“不太好走，雪化后路上泥泞，客官千万不可赶得太急，小心坐骑失闪。”

“谢谢关照。你对宜禄镇地头熟不熟？”

“好说好说，小的是宜禄镇人氏。”店伙笑着说。

“哦！在下可问对人了。请教，宜禄镇是不是有一座浅水牧场。”

“有，有，那是辛大爷的牧场，在镇北五门里。嗨！辛大爷的牧场可大着哩！镇西北浅水原数十里方圆的山野，全是放牧的好所在。牧场的西北角圈马，东南放羊。在宜禄三大牧场中，浅水牧场是最大的一座。”

“哦！宜禄镇有另两家牧场么？”

“是的，一是镇西三十里的盘谷牧场，一是镇南的翔雁牧场。盘谷牧场是八爷的。翔雁是杨五爷的产业。”

“那么，宜禄镇该是相当繁华的罗？”

店伙老七叹口气，摇摇头，不胜懊恼地说：“客官，这条西

行古道日渐荒凉，怎么繁华得起来？宜禄镇百十年前是邠州的大县呢，这时却成了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镇罗！经过几次天灾人祸，乡亲们死的死，逃的逃，就拿我来说吧！如果混得下去，还用得到停口镇来谋生么？”

“镇上三座大牧场，还怕没活干吗？”青年人信口问。

店伙老七脸色一变，岔开话题问：“客官酒没有了，要不要再来两壶？”

青年人淡淡一笑说：“够了，在下只有两壶的量。伙计，难道你不会料理牲口？在牧场找活计，岂不比离乡背井厮混好得多？”

邻桌的三大汉，一直留心青年人的动静，脸上现出狞笑，显然不怀好意。先前与店伙打交道的那个四爷，这时推凳而起，一双油腻的大手，不停地在皮袄前搓磨，皮袄的前襟油光水亮，令人感到脏得恶心，一面用袄襟净手一面不怀好意的向青年人走近。

店伙提了两只空了的酒壶，用一声苦笑作为答复，摇摇头耸耸肩，径自走了，显然不愿回答青年人的话。

四爷怪眼一翻，歪着脑袋，流里流气的向青年人问：“小子，你是问路呢，抑或是打听消息？”

青年人端着酒碗，若无其事地向对方打量，慢腾腾的喝干了碗中的酒，脸上红光闪闪，含笑点头说道：“两者都有。”

答得简简单单，似乎不愿多说话，神色在和气之中，充分的洋溢着不屑和应付挑战的神态。

“你小子贵姓？”四爷狞恶地问。

“你老兄贵姓？”青年人不温不火地反问。

“大爷在问你呢。”

“在下也在问你呢。”

四爷一愣，对方针锋相对毫不买账，似乎大出他意料之外，本待反脸发作，但看了青年人雄狮般的身材，带了剑，显然不是善男信女，不由他不敢有所顾忌，凶焰略抑，冷笑道：“大爷姓晏，名德，排行第四。”

“我姓吴名秋华。”青年人简要的答。

“你小子打听宜禄镇的消息，有何用意？”

“有关系么？”吴秋华反问。

“当然有关系，要不问你干啥？太爷是本镇四面回龙山的一方之主，与宜禄镇的辛大爷交情不薄，你可知道？”

“那么，你老兄能不能把浅水牧场的事说来听听？”

“你他妈的简直……”

吴秋华脸色一沉，倏然站起叱道：“呸！你的狗嘴怎么这样脏？出口伤人，你是什么意思？”

晏德一惊，心虚地退了两步。吴秋华站起来，比他高出一个头，雄壮如狮，体形上便压住了他。

另两名大汉怪眼彪圆，霍的推凳站起。

晏德胆气一壮，恼羞成怒怪叫道：“好小子！你居然在本镇发横，岂不是有意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么？”

吴秋华冷哼一声，冷冷地说：“老兄，吴某出门虽不想惹事招非，但可也不是怕事的。你老兄左一声太爷，右一声小子，吴某倒不在乎；但骂肮脏下流话，吴某却受不了。我警告你，你口中再要是不放干净些，看样子，你可能只能活这么大的岁数了。”

晏德怒火上冲，怒吼道：“王八蛋！你想怎……”

话犹未完，“啪啪”两声暴响，吴秋华用快逾电闪的手法，给了他两记正反阴阳耳光，快得令人目光发眩。

“啊……”晏德狂叫，昏天黑地踉跄得退，“蓬”一声，撞中身后的食桌，连人带桌向后就倒，血从口中冒出，脸色泛青，接

着变成猪肝色，指痕宛然入目。

吴秋华跨出两步，金刚捉小鬼似的一把将他劈胸提起，冷笑道：“在下想教训你，免得你送命，知道不？”

晏德吃力地用双手拉劈扣在袄领上的大手，还想用擒拿术反制。可是抓在袄领上的手坚逾铁石，抓不牢劈不开。想扣脉门，脉门像是铁铸的，连皮肤也不会滑动。袄领被抓得向内收紧，勒得他的脖子像铁箍扣死一般，呼吸困难，眼前发黑。

“五弟助……助我……”他嘎声狂叫。

店中大乱，店伙们恐怖地向外逃。

两大汉一声吼，拔刀急冲而上，左右夹攻。左面的大汉刚拔刀出鞘，右面的大汉稍快些，挥刀向吴秋华背部反手便劈。

吴秋华丢掉晏德，但见精光疾闪，人影飘摇，剑啸刺耳，胜负已分。

“铮！”右面大汉的刀飞抛丈外。

人影倏止，接着剧变又生。

“啊……”右面大汉以左手掩住左颊，右手虎口血如泉涌，狂叫着踉跄暴退。

左面的刀未能拔出，右小臂裂开了一条近尺长的血缝，皮袄的臂袖有血从裂口涌出，脸无人色呲嘴向后退，用手紧压住创口，“哎哎”直叫。

吴秋华收剑入鞘，冷冷地说：“老兄们，规矩些，今天在下心情好，便宜了你们。像你们这种待人的态度，总有一天会冤枉送掉老命的。”

说完，他从容就坐，向柜内发抖的店伙叫：“伙计，请再给我来一壶酒。”

晏德和两名同伴用充满怨毒的眼神，恶狠狠地瞪了吴秋华一眼，狼狈地出店走了。

店伙送来烫好的酒，吴秋华含笑问：“伙计，这几位老兄是些什么人？”

店伙俱容未褪，不住摇头。

“他们已经走了，怕什么？”吴秋华继续问。

“这……这……”

“说来听听好不好？”秋华迫上一句。

“他……他们是回龙山的三霸，名义是种庄稼的，暗中却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宜禄镇的三大牧场里，需要大量人手，他们是回龙三霸的最大主顾。吴爷是外地人，还是早些离开为妙。在咱们这一带，谁最凶谁够狠，谁就是英雄好汉。地广人稀，官府鞭长莫及，也暗中与这些人勾结，狼狽为奸，惹火了他们，性命难保。其实，死了倒算不了什么，被他们弄到牧场做牧奴，那才是人间惨事。”

“怎么个惨法？”秋华问。

“一句话：人不如畜。”

“哦！难怪你们不愿到牧场找活计了。”

店伙没来由地打一冷战，恐怖地说：“在那儿人畜相反，人死了挖个坑埋了拉倒，牲口死了，负责照料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只要踏入牧场，这一辈子算是完了，谁敢去找活干？吴爷，小的劝你快走回头路，回邠州还来得及，请相信小的这份善意。”说完，匆匆到邻桌收拾去了。

吴秋华不再多问，酒足饭饱，向店伙买酒灌满酒葫芦，结账出门，站在店门扭头向店伙老七笑一笑道：“伙计，谢谢关照，但在下不能走回头路。”

照管坐骑的店伙，已将坐骑准备当。他挂好皮鞘袋和酒葫芦，和气地向店伙道谢，跨上鞍桥含笑向店伙道别，缰绳一抖，向镇西驰去。

四名店伙站在店门口送他远去，个个摇头。

“可惜！这第一个和气的小伙子，如果落在姓晏的恶贼手中，这辈子可就完了。”店伙老七惋惜着说。

“老七，放心吧！有道是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若没有找虎的能耐，怎敢睁着眼上山送死？晏四爷拳脚了得，一个人可挡二十条壮汉，今天怎样？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乖乖挨揍。这位客官可不是好相与的，老四，少替他担心啦！”另一名店伙说，对吴秋华抱另一种看法。

“我敢打赌，这位客官定然是来自中州的江湖侠客。瞧他抓剑出手的手法，干净利落快如电闪。晏四爷如果带着他那些为非作歹的狐群狗党拦路找麻烦，准有苦头吃，要不信咱们走着瞧。”第三名店伙口沫横飞的说。

“伙计们，干活啦！少在这儿废话，少管闲事可以多活几年，少逞口舌以免祸从口出。”最后一名店伙吆喝。

吴秋华一人一骑出了镇西，坐骑轻快地驰上官道，向西北小驰而行。他安坐雕鞍，迎风一吹，酒气上涌，挂上缰绳手按剑头，信口吟道：“刀出榆塞，铅槊上蓬山；得之浑不费力，失亦匹如闲。未必古人皆是，未必今人皆错，世事沐猴冠。老子不分别，内外与中间。酒须饮，诗可作，铗休弹。人生行事，何事催彼鬓毛斑？达则牙旗甲，穷则蹇驴破帽，莫作两般看，世事只如此，自有识雕鸾。”

吟完，他哈哈大笑，自语道：“龙州道人这首《水调歌头》，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愫。他说酒须饮，诗可作，就是不弹剑向人讨口食，骨气倒是够硬，但是最后两句，却有点下乘了，英雄豪杰又何必求人赏识？”

前面是回龙山，那是进入宜禄镇地境的第一座山，山不高，满山光秃秃地，官道在山下经过，远远地便看到山麓的一座土寨

子。

土寨子是大户人家的产业，贫苦人家住的是土窑。其实，住土窑比住土寨还妙，冬暖夏凉，妙处尽在其中，利用天然的地壁开壁一座地窖，不见得比建一间房屋容易呢！

官道并不经过土寨，远着呢？看寨口不见人踪，似乎是一座没有人的空寨子。

“那座山想必就是回龙山了，刚才那三位仁兄不知会不会逞人来找麻烦？”他喃喃自语。

不久，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河。河口已不见冰冻的痕迹，水色浑浊，水位甚高。一条渡船停泊在码头上，五名船夫悠闲地在船上聊天。河的下流不远，便是江流滚滚的泾河，两河会俟处便是黑水河口。

这条河叫芮河，也叫黑水河，它是后川（宜禄川）和前川两条小河汇合而成，后川也叫芮河。这处渡口，也就是黑水河渡口，渡夫都是停口镇派来的人。

他在渡口下马，牵着坐骑跳上跳板，向渡夫含笑招呼：“大哥们辛苦了，这儿似乎没设有渡官什么的。”

渡官，那是客气话。在重要的津梁皆设有差役，负责检查往来商旅，查验路引，缉拿逃犯。这些人最会作违作福，招惹不起，不怕官只怕管，小民百姓称他们为官，为的是讨好他们免得麻烦。

渡夫们见后面不再有人，忙着解开缆开船，一名船夫低声说：“咱们这儿是小渡，没设有渡官。客官是到宜禄镇么。”

“是的，在下要到宜禄镇。”他信口答，但心口一动，对方怎知他要到宜禄镇？

渡夫一面收缆绳，仍然压低声音问：“客官姓吴？”

“噢！你……”

“哦！原来如此。”

“吴爷，请别误会敝地的人全是无赖坏种，其实坏人到底不多。一颗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吴爷担待些儿。”

“大哥，多承关照，感激不尽。在下十二岁便闯荡江湖，走遍了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天下间坏人到底为数甚少，不然岂不天下大乱，寸步难行了么？晏四爷是个怎样的人物？”他和气地问。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口贩子，专门勾结延安府附近的土匪，将掳来的人丁，贩卖到这一带的牧场为奴，男女老幼皆以高价卖出，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他会不会到庆阳府去收买人口？”

“怎么不去？宜禄平凉一带牧场甚多，外地来垦荒的人，也需要人手干活，他在庆阳，打虎店等地方，找来不少逃兵和难民，每年跑上一两趟，赚饱了造孽钱。”

“庆阳府的人，不会卖在邠州一带么？”

“这倒不会，带得太远怕出事。”

“谢谢指教，在下小心他就是了。”

“河北西岸有一条小路，走那儿便不会碰上他们了。他们人多势众，吴爷双拳不敌四手，还是避之为上。”

“谢谢你，但在下却是不怕事的人，也许在下要找他问问，打听一些消息呢！”

谈说间，渡船已经靠岸。秋华取出一张一贯面额的大明宝钞塞在渡夫的手中，牵马上岸含笑道劳，跨上雕鞍沿官道向西绝尘而去。

两里地进入山沟，官道曲折西行，山沟是天然形成的地堑，宽约两里地，像是在隧道中行走。

正走间，前面的矮稠林中，突然跳出三名穿皮袄的大汉，拔刀纵至路面一字排开。

接着，后面的路旁洼地也跃出四个人，截住了退路。

右前方的小丘顶端，突然出现五个人，其中三个人赫然是晏德三霸。另一个反穿羊皮袄，挟着一张弓箭。看弓弦有异，弦中有囊，一看便知是弹弓。

另一人年约半百，挟着一根红缨枪，身材高大，脸上虬须戟立，根根见肉。

“就是他。”晏德怒叫。他双颊肿得像馒头，涂着黄褐色的药料，讲话嘴边透风，看上去像是厉鬼般，脸部变了形。

挟弹弓的人扣上一枚银弹，大喝道：“我先打破他的狗嘴。”

“噙”一声弦鸣传到，银弹已先一步射到秋华的面门，相距十余丈，认位奇准，淡淡的银光一闪即至，直射口部。

秋华伸两个指头一晃，泰然自若地将银弹夹住了，勒住了坐骑，若无其事地将弹子举在眼前瞄了一瞄，扳鞍下马，将缰绳绕搭在路旁的树枝上，重行到了路中，仰天哈哈狂笑，笑完说：“老兄们，请走近来指教，用弹弓打人的那位仁兄，你总不能打了就跑吧？”

前面的三名挺刀大汉急奔而至，正待列阵，脚步刚收，秋华突然发难，但见人影一闪即至，剑影乍现。

“滚！”沉喝如乍雷。

第一名先一步奔到的大汉刚发现敌人近身，剑影出现，慌忙将刀挥出，却被剑将刀架住了。接着小腹挨了一脚，踢得他五脏六腑都要向外翻，“哎”一声狂叫，弓着身子飞退，脚下虚，突然丢刀滚倒在地。

几乎在同一瞬间，秋华人如狂风，剑似怒龙，第二名奔的大汉握刀的右手齐腕而折，狂叫着向侧飞逃。

第三名大汉一声怪叫，一刀急戮，来一招“青龙入海”，手将刀奋力递出，抢攻下盘。